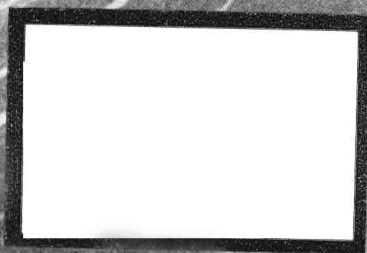


风云再起



风云再起



浙江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吴铭森

封面设计：石 路

风云再起

上官云飞 著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) 邮编：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宝龙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33 印张 888,000 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 册

ISBN 7-5407-0806-9/I·134

(上、中、下) 全三册 定价：48.60 元

内 容 提 要

俊逸翩翩的贵族小侠于剑峰天资聪敏过人，天下罕见。早年拜得江湖怪杰追魂剑客为师学艺。后惨遭邪派“骷髅堡”追杀，亡命山野，变成“狼人”。

于小侠在野林中漫游，误食一种奇异的珍果，在绝代美女尹梦雪的护佑下，功力巨增，自身的武功和智慧已达到同世上顶尖高手并驾齐驱的境界。

江湖刀光血影之中，于剑峰青春漫浪，游戏人生，同时爱上三位风华绝代的美妇、少女——冰宫雪女、春梦小姐、尹梦雪之间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旷世恋情和爱情纠葛，深沉婉转，令人怦然心动。随着冰宫圣母深不可测的武艺出现江湖，僵尸党“三凶二恶”的重现武林；而正派的高手少林尊者与武当哑仙朝真也深心准备，等待着那必然暴发的几百年罕见的江湖劫难，真是风云再起……

目 录

一.....	(1)
二.....	(40)
三.....	(78)
四.....	(114)
五.....	(151)
六.....	(191)
七.....	(223)
八.....	(265)
九.....	(300)
十.....	(338)
十一.....	(374)
十二.....	(412)
十三.....	(442)
十四.....	(487)
十五.....	(524)
十六.....	(559)
十七.....	(593)
十八.....	(631)
十九.....	(656)
二十.....	(701)
二十一.....	(737)
二十二.....	(772)
二十三.....	(807)
二十四.....	(851)
二十五.....	(880)
二十六.....	(916)
二十七.....	(951)
二十八.....	(987)
二十九.....	(1023)

一个炎热的夏天，骄阳似火，花草、树木在这酷热的天气里，也显得疲倦了。在一个荒凉而空旷的田野中，有一个白色的影子在绿色的大地上急速地奔跑，显得格外醒目。只见她乌黑而发亮的秀发，披至肩端，白皙而透红的脸上嵌着一双黑而发亮的大眼睛，一只秀气而挺拔的鼻子下，是小巧而红润的嘴唇。所有的这一切，再加上她那满脸忧郁的神色。形成一种难以形状的表情。

这时，她惊恐地转动眼珠，静静地躲在草丛中，从草丛缝隙中向外窥视，在离她十丈开外，有一群大汉正在搜索，每人手提钢刀，在当头烈日下，反射出一道道寒光。令人感到喘不上气来。他们各个身材魁梧，动作矫健，约有二十来人，一字排开向前搜索。并不时发出口哨相互联络，这哨声此起彼伏伴随着他们向前迈进的步伐越发显得声势浩大，使得气氛特别紧张。幸亏草高叶茂，白衣少女才不至马上被对方发现。

那白衣少女看着、听着，一双机警的大眼睛在迅速地眨动着。她感到这步伐越来越近，不由得已出了一身冷汗。经山风一吹，使她感到异常压抑。

一名面目粗豪的劲装大汉在左方出现，相距极近，白衣少女好像想闭起双眼不去瞧他，但终于鼓起勇气瞪大眼睛向左方望去。

突然间，一道雪亮刀光破开茂密的野草，向她面门迅急劈落。那白衣少女骇得全身一震，竟不会闪避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口长刀却突然停止，刀尖离她面门只不过尺许之远，那雪亮的光瓦和森森的寒气，实在令人畏怖惊恐！

那大汉虽是一刀向草丛中刺落，但双眼却游望着别处，敢情他并不是发觉了白衣少女而出的刀，只不过是随手劈刺探道，免得被

埋伏在草丛内的敌人暗算。

他把左手捏着的一枚银制哨子放在口中，呜呜的吹起来，每一次是连续三下短音，想是向首领表示不曾发现敌踪。

白衣少女从袖中摸出一把尺长的匕首，绿色的皮鞘上，镶嵌着许多珍宝，极是贵重华丽，她咬咬牙，轻轻拔出匕首，只见那仅有数寸长的锋刃，呈现蓝汪汪的颜色。

那劲装大汉转个身，一面查看经行过的来路，一面倒退着继续移步。

他一只脚刚落在白衣少女的匕首旁边，她玉腕向前一送，匕首锋刃无声无息的刺透那大汉的厚皮裹腿，扎入肉内。

她此举原本很无聊，因为小腿既非人身要害部位，而且那匕首甚短，至多使对方疼痛一下而已。

然而那劲装大汉却面色一变，手中长刀作出刺扎反击的姿势，同时张口想叫，但这两种动作都没有做到，便即僵硬地跌倒在草丛之中，声息毫无。

白衣少女双手发抖地把匕首归鞘，这个大汉已是丧命在她手底的第五个人，她一想起这一点，就仿佛见到自己的双手染满了鲜血。

白衣少女在面前的地上拾起一枚银制哨子，那是对方想开口大叫时掉下了。

四下传来呜呜的声音，她侧耳听了一阵，发觉这一大群追兵已经移开了十多丈，心中微感安慰，正要起身向相反的方向奔逃，忽听一声哨响，她立刻晓得不好，因为这一声哨声不是连续的三下短音，而是一下长音，其次这吹哨之人本已向外走去，现在却又回身奔来。

她虽是感到惊慌，但仍然猜得出这变故的原因，莫非是领头的人发觉部下少了一人，所以回身寻找？她心中暗暗地想。

当下把银哨放在嘴中，连吹三下短音，果然呜呜哨音起处，这群人又转了回去。

她不敢再逗留，伏身张望一下，这旷野中地势起伏，到处都有树木、山石和荆棘、蒿草，见不到一个人影，于是俯身向相反方向奔去。

但见她犹如一只白鹤般地贴地低飞，身法甚是迅速轻灵。可以看得出，她的轻功造诣极深。

片刻间，她奔入一座山谷之内，这座山谷尽是岩石，草木不生，她心想此处不能藏匿，须得尽快离开。正要举步，忽见右方的一片陡峭石壁下面，有个宽大的山洞，洞前有数十块石头齐整地垒起，恰好把洞口封住大半。

她一望而知，这些石头是人力叠起，心中甚感奇怪，忖道：“我被那一群恶汉追赶至此时，沿途数十里不见人迹，但是这儿却有个山洞遗留人迹，难道洞内有人居住不成？”

她本来不是好奇多事的人，此刻却不知怎地很想探看究竟，踌躇了一下，终于向山洞奔去。

洞口的上半截仍然空着。因此她打算从叠起的石块攀上去，瞧瞧洞内情状。

突然间，听到一阵脚步声，回头一望，只见四名银衣劲装大汉疾快奔入谷内。他们见到白衣少女正在洞口，退路已被他们截住不能再往哪里奔逃，不由得都纵声大笑，甚是得意。

他们唰地散开，然后一起向斜坡迫近。白衣少女吓得不住发抖，这时她已放弃了逃走的念头，双腿一软，贴着洞口石墙坐下。

最左方的劲装大汉察看这地势一眼，喝道：

“余忠，在底下把守，用不着上来。”

那个名叫余忠的大汉应了一声，迅即退落谷中。这为首的持剑大汉和另外两个持刀大汉，霎时间，已迫近洞口，他举手拦住其余两人，说道：

“这个妞儿大模大样地坐下等候咱们，必定有诈，你们须得小心在意，如若她出手反抗，格杀勿论。”

要知他们这一帮人马为了擒拿这个少女，已经伤亡了五名弟

兄，因此他们现在可真不敢小觑此女。

这为首的大汉目光转到石洞，打量了一下，发觉其中的古怪，更加戒备于心，不敢冒失扑过去出手。

那白衣少女已经横下的心肠，听从命运摆布，于是瞧也不瞧对方一眼，右掌探入左袖之内，握住匕首，心想：“我只要割破手指头，剧烈无比的毒刀，立刻就结束了我的性命，唉！我的性命虽然不值钱，但可怜两位师姐毫不知情，日日在庵中苦等我把消息带回去……”

想到此处，不由得幽幽长叹一声，那为首的银衣大汉喝道：

“你是乖乖地跟我们走？还是要我们动手拿下，绑起来扛回去？”

她没有回答，另一个持刀大汉沉声道：

“这妞儿一味装聋作哑，手段却十分毒辣，依我说，这就一刀杀死，既替受害的弟兄报了仇，又省得咱位少帮主胡思乱想。”

右一个持刀大汉接口道：

“这话有理，想想看，咱们少帮主身份何等尊贵，岂能被一个全无来历的哑巴丫头迷住，而将来咱们还得尊她一声夫人。”

为首的持剑大汉下了决心，点头道：

“好，就这么办，回头就说她拒捕时被咱失手杀死！”

两个使刀的大汉一左一右地跃上去，分别落在白衣少女两侧。她突然抬头向这两人望去，面上神情极是宁恬，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美丽。对方两人都不觉一怔，似是被她焕发的容光所慑，呆了一呆，其中一个首先警觉，心想：这丫头说不定就是狐狸精变的，要不然怎会把老子迷住？当即扬起长刀，向她头上砍去。

刀光闪耀之时，石洞内忽然传出一阵朗朗大笑，白衣少女本已把袖内的匕首从皮鞘中拔出，一个手指向锋利无比的刃口上按去，耳中一听笑声，恰恰来得及停止这自杀之举。

扬刀砍下的大汉闻得笑声之时，虽是面色一变，但手中长刀仍然电掣般砍下，石墙缝隙中一根细竹子“嗤”一声刺出，竹尖从白

衣少女头顶刺过，恰好挡住长刀，微响一声，那把锋利的长刀不但没有砍断这根细竹，反而被细竹子上的一股劲道弹起老高。

一条人影从洞口上半截的空隙中跃出来，宛如飘绵落絮般无声无息地站在白衣少女身边，他的动作极快，反手已抽出那根竹子，呼一声斜划出去，恰恰挑中另一柄长刀。

他感觉出对方这一刀招猛力沉，大有置他死地之意，顿时勃然大怒，激起满腔杀机。

只见他手中竹子像灵蛇般颤动刺出，快如电光石火，教人难以瞧得清楚。一个持刀大汉惨叫一声，已被竹尖点中胸口要穴，一跤跌倒，顺着斜坡骨碌碌滚下去。

余下那名持刀大汉赶快跃退，与为首的大汉会合。直到此时，他们才瞧清楚这个突然出现的人，头发蓬松，胡髭满面，一身衣服又污脏又破碎。事实上，此人身上只有一条短裤，然而衣裤全部破碎不堪。

但他双目中神采奕奕，而且一看而知年纪甚轻，最多只有二十来岁，意态轩昂，气概英雄，完全不似一个山居落魄的野人。

他目光凌厉地望住对方两人，怒声道：

“原来号称替天行道的银衣帮，尽是强梁凶横之辈，视人命如草菅，嘿！嘿！”

那持剑大汉沉声道：

“你既然得知敝帮威名，那就好力了，你报上名儿来吧！”

那形如野人的轩昂少年踏前几步，朗声大笑道：

“别人怕你银衣帮，我于剑峰却很有意思跟你银衣帮碰一碰，来吧！把底下那斯也叫上来，我要凭这根竹子把你们通通留下。”

持剑大汉微凛忖道：“莫非这于剑峰已练到折竹当剑的地步？若是如此，我们再来一百个也不是他的对手，他的名字从未听人说过，敢是假的？”

他表面不动声色，缓缓道：

“何须以三敌人，你未免太自负了。区区樊诚，虽然在敝帮中

只是个小头目，但还不把尊驾放在眼内，你亮兵器吧！”

这樊诚到底是个老江湖，这刻不动声色地试探对方原本是不是使剑的，如若是练剑士，他便准备设法撤退。但听于剑峰应道：

“笑话，对付你们也得使用兵刃的话，我就干脆回家抱孩子去，还说什么游侠江湖？闲话少话，快快动手。”

樊诚冷笑道：

“少吹牛，提防风大闪了舌头，你若是使剑的，老子把剑借给你使。”

于剑峰忽然皱起眉头，眼中闪过不安的光芒，他没有听进对方的话，心中只涌起速战速决之念。当下大步上前，细竹一抖，发出尖锐劈风之声，迅快向持刀大汉攻去。

他这一出手，但见他气度坚凝，细竹劈出之势，凌厉无匹，但姿态却十分潇洒飘逸，甚是悦目。

那持刀大汉急急挥刀封架，手法极是雄健。但见长刀电制般翻起削中细竹，却嗡一声弹了回去。那根细竹毫不留情，嗤一声刺入他咽喉要害，顿时栽倒，滚向坡下。

于剑峰一迈步间，手中细竹疾攻樊诚，他那急于诛杀对方的神情完全流露无遗，使得樊诚既惊又疑，不知他何故如此怀恨？

细竹破空刺到，樊诚见他来势凶毒，赶紧使平生绝艺，一招“奇兵突出”，挺剑反刺对方胸臂间要穴，以攻代守。

于剑峰细竹去势毫不停顿，对敌反击之威，视若无睹，似是决意与敌人拼个同归于尽，他这股气概，登时震慑住樊诚，使他猛一失惊，剑势略滞。

哧声微响，樊诚胸口要穴被袭，一交仰天跌倒。那于剑峰却在间不容发之际侧身避让敌剑，剑峰过处，他把胸侧破衣削落一声，端的说得上是险到极处。

于剑峰连毙二敌之后，长啸一声，举步奔落斜坡。底下那个持刀大汉一瞧连樊诚也走不上一招，吓得拔腿便跑。于剑峰身法奇快，霎时间，已越过斜坡，以他这等速度想追上那持刀大汉，根本

不是难事，然而他却在就要赶上之际突然停住脚步，凝立不动。

转眼间，那银衣大汉已奔出谷外，身形消失不见。

于剑峰站在那儿动也不动，白衣少女发觉情形不对，讶疑地站起身，默默奔下斜坡，走到他的身边。

那白衣少女在于剑峰的身边一站，便听到他沉重急促的喘息之声。这才明白他为何忽然停步不追，同时也恍然明白，何以急于杀死对方，敢情他身上有病，自知快要发作，所以须得马上解决了对方，如若不然，那就只好等死了。

她感激地膘他一眼，转到他对面，但见他面色赤红如火，不过双眼仍然清醒的睁开。她向他比了几个手势，一望而知乃是询问他何处痛苦以及该怎么办的意思。

于剑峰心中仍然清醒如常，但全身炎热难当，犹如投身洪炉之内一般，四肢早已麻木不仁，全身不能移动，他见那白衣少女比划手势，心想她原来是个哑女，只不知聋不聋？但这刻他已不能比划手势，甚至连说话也十分艰难。

他吃力地道：

“我不要紧……过两三个时辰就会痊愈……”

白衣少女欢悦地向他一笑，用手势问道：

“我如何帮忙你才好？”

于剑峰勉强支撑着不让自己昏过去，道：

“你快走……银衣帮的人一会就会赶到。”

他接着呻吟数声，又道：

“快走……我就要失去知觉……不能出手帮助你了……”

白衣少女不禁为之怔住，她深知于剑峰若落在银衣帮手中，那是非死不可。而他居然不要自己帮忙，只叫她快走，这等心地胸怀，当真是举世罕睹，更是她自从踏入江湖以来第一个真正对她好的人。

于剑峰已支持不住，身躯向后便倒，白衣少女张开两臂抱住他，但觉他全身滚烫之极，好像抱着一团火。但她却咬牙熬忍着，

不肯放手。

她把于剑峰抱了起来，放步奔去，一会儿就出了此谷。放眼望去，但见丘陵起伏，荒野绵延，处处都堪以身躲藏，当下心头一宽，迅即奔去，她的体形虽是娇小，刚才面对银衣帮之人又如此懦弱，但力气却不小，抱着于剑峰奔跑之时，一点也不显得吃力。

奔出数里，忽见一条浅溪，蜿蜒山野中，她立刻跳落溪中，涉水向下游走去，此举一则可以消灭奔走过的痕迹，二则这条浅溪两边都是树木茂草并生，人行其中，远处的人绝对瞧不见。

沿着浅溪奔行了数里，但觉怀中之于剑峰身上烤人的炙热，已经减退，她已累得一身香汗，疲乏不堪。记得在奔逃之际，有几次差点受不住他身上的炙热而把他放下，现在终于熬过来了。

她晓得自己必须赶快休息一下，否则便将支持不住而昏倒。当下奔上岸边一块平坦草地，轻轻地把于剑峰放下，伸展一下四肢，便坐在他的身边，收摄心神，开始运气调息。

过了不久，她发觉不对，睁眼一瞧，只见于剑峰不住地发抖，面色惨白，似是十分寒冷。她顿时泛起满腔怜悯之情，赶快把他抱起来，用自己的身躯紧贴着他，尽力使他温暖。

霎时间，于剑峰的身体越来越冷，不久简直跟冰块一样。

这还不大要紧，最要命的是他好像能吸收对方的体温，因此，不到片刻功夫，白衣少女已冷得面无血色，全身上下都颤抖个不停。

当她冷得几乎僵死之际，脑海中不禁闪过暂且放手躲开之想。但又想道：“连我也冷得熬受不住，他的痛苦必百倍于我，岂可在这等时候离弃了他？”

她真是冷得死去活来，终于昏迷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悠悠醒转，但见自己仍然睡在于剑峰身上，两人的体温都恢复常态，而她却感到极度疲乏，好像曾经不停地披星戴月，跋涉千山万水一般。

于剑峰仍然昏睡如死，白衣少女想道：“他这病奇怪之极，一热一冷都凶得很，而我也累得筋疲力尽，若然不想一同被虎狼吃

“非得找到有人烟之处求助才行。”

山下勉强爬起身，穿过树丛，奔上一处丘顶，放目四望。但见东北角上有一股炊烟，从树林后升起，想道：“若是追出之人，定必带着干粮食用，怎肯生火烧饭露出形迹，我且前往碰碰运气……”

她回去把于剑峰背起，向东北角奔去，好不容易穿过树林，但见山坳处有一排房屋，大半已坍塌不堪居住。在首的一家尚还完好，大门开着，炊烟从屋后升起。

白衣少女硬着头皮向那间屋子走去，到门口向屋里一望，只见一个老人蹲在后门，像是照顾灶间柴火。

她心头稍宽，举手敲敲门，那老人转回头，讶道：

“你们怎么啦？”

白衣少女把于剑峰放下，向他比划手势，老人毫不糊涂，一看就懂，说道：

“这人生了重病，一时冷一时热是不是？好，你们进来吧！让他在床上躺着，你们运气还不错，我老头几十年不知救活了多少人，眼下说不得也只好救他一命。”

她把于剑峰放在床上，但见被褥十分洁净，嗅不到一点老人家的气味，暗想：这位老人家倒是干净得很，当下也坐在床边休息。

老人站在丈许外，远远望着病人，问道：

“他忽冷忽热之后才昏厥过去是不是？”

白衣少女点点头，老人又道：

“只不知他发烧了几日，才有大寒大热之象？”

她摇摇头表示不知，老人为难地道：

“这就糟了，他昏厥如死，当是伤寒或厥症，如是伤寒，定先发热数日，方有厥象，继而手足冰冷，是为阳厥之症，乃阴血不归于阳气之中，内热而外假寒。此等之症，伤寒中最多，但伤寒之厥乃传经之病，故先发热数日始行发厥。两者既然不同，便不可用伤寒之法医治此等之厥……”他说的头头是道，白衣少女反而感到宽

慰，心想：于剑峰自当得救，竟不意遇上名医。

老人缓缓走到床边，忽然惊道：

“你身边有什么毒物？快快走开，或是放置远处，才可接近病人。”

白衣少女更是佩服，连忙起身把匕首放在墙角，暗念：此老当真不同凡俗，连我带着毒匕首也能得知。

白衣少女回转床边之时，发觉老人的背影，以至颈项上的皮肤都不似老人，但仍然不放在心上，往床沿一坐，此时老人已诊过于剑峰的脉息，喃喃道：

“奇哉怪也，他六脉调和，那有一点病兆？我且用针灸之法试试便知。”

他回身走去，白衣少女也没注意，突然间，听到一阵朗朗大笑，转眼一瞧，但见那老人手中拿着出了鞘的匕首，得意洋洋在面前挥划，啸声刚劲震耳，显示出深厚的内力，他道：

“姑娘可知区区是谁？”

白衣少女讶然摇头，只见他一手除下假发和其他伪装，出现了一张浓眉勾鼻的面孔，流露出诡诈阴险的神情。

他道：

“区区乃是新近出任银衣帮两堂八坛中的平八坛香主计多端是也。本坛前此在帮中效力多时，一直都是舵主之位，幸得少帮主错爱提拔，才能吐气扬眉，成为一坛香主，独当一面。本坛为了报答少帮主知遇之恩，纵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，此所以本坛这次调集全坛高手，定要把姑娘请回去见见敝少帮主。”

说话之时，门口与后窗都出现人影，把逃走之路封住。这计多端睥睨顾视四下一眼，又道：

“本坛自听了生还的兄弟报案之后，再度展开搜索，发现只有一个人的足迹，不但是姑娘的足迹，而且显然甚是沉重，因而推测出那姓于的不知为何不能行走，由姑娘背负而行。当下想出计较，挑选了三个精明能干之士，连我一起四人，分在四处地方玩起炊

烟，又乔扮为老头子，只等你们自投罗网，殊不料居然落在本坛手中。可见少帮主福命与众不同，凡有图谋，莫不顺心遂意。”

他挥动匕首，大步走近床边，眼见白衣少女大有不甘束手就擒之意，冷冷喝道：

“姑娘请勿妄动，须知你纵是躲得过毒刃，但床上的病人却不会闪避。”

白衣少女吃了一惊，眉宇间流露出郁郁之色，轻轻叹一口气，移开眼睛不去瞧看他。

计多端一挥手，两名银衣大汉奔入来，迅即把于剑峰扛出屋外，白衣少女目光不舍地跟去，但见他们把于剑峰丢在地上，迅即用一种具有弹性的筋索把他双手双足倒剪绑住。

门外又出现一顶软轿，计多端道：

“请姑娘上轿。”

那白衣少女迟疑了一下，终于起身出门，钻入轿内。计多端阴声笑道：

“姑娘果然很识时务，只要你肯听话，那姓于的便可安然无事。如若不然，我们先杀死他，再对付你。”

软轿行得甚急，她不时从缝隙中回头窥看，但见计多端和四个膘悍大汉跨乘长程骏马跟在轿后，再后面还有一顶软轿，于剑峰便在轿中。

整整疾行了一昼夜之久，清晨之际，这一队人马驰入一座占地极大的庄院之中。

白衣少女向外探视，但见庄内房屋高大整齐，建造得十分坚牢，四下甚是肃静。偶然有人影掠过，也尽是银色劲装的壮汉，见不到一个庄稼人或是妇女儿童。不问而知，此庄必是银衣帮的一处要地。

那计多端所过之处，所有的人见了都躬身行礼，显得威权甚重，也显出帮中规矩极严。

两顶软轿一直抬入一间宽敞厅堂之内停下，白衣少女是自己出

轿，却见于剑峰被两名大汉横拖竖拉的弄出来，丢在地上。

计多端一挥手，大汉全部退出厅外，他冷冷道：

“姑娘前后杀死本坛弟兄数人，这段冤仇怎生化解法？你自己说吧！”

白衣少女初时露出惊惧之容，但略一定神，惊容便消，淡淡道：

“你们把我杀死也就是了。”

计多端见她真不怕死，知道不能用强威迫。当下换上笑容道：

“本坛并无杀害姑娘以作报复之意，只要姑娘不逞强残害本坛弟兄，又肯跟敝帮少帮主交个朋友，以往之事，一概勾销。”

那白衣少女不言不语，美丽的面上毫无表情变化，使人探测不出她的心意。计多端心想：“只要我有机会开口，总能使你软化屈服，不然我这计多端的姓名就算是白起啦……”

他接着又道：

“姑娘单身踏入江湖，行迹诡异，可知必有要事在身。姑娘若是跟敝少帮主结交为朋友，要办什么都可以顺利无碍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眼见对方竟然面色微变，知是动心之兆。他是老谋深算城府极深之人，当即打住言语，待以后再提此事。

地下的于剑峰哼了一声，动弹了几下，便睁开双眼，发觉自己四肢倒剪被缚，眼角瞥见白衣少女，顿时忆起前情，道：

“姑娘，咱们已落在敌人手中了，是不是？”

计多端接口道：

“不错，于兄武功高明，计某甚是佩服，只不知于兄的尊师是哪一位？”

于剑峰身躯一阵扭动，但显然挣不脱手脚上的绳索，当下停止挣扎，冷冷地说道：

“我决不告诉你。”

计多端又转向那白衣少女问道：

“姑娘请示尊姓芳名。”